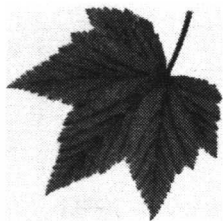


红妆
系列丛书

刘
莎著

落红

中
国
戏
剧
出
版
社



LUO HONG

刘

莎著

落红

中国
戏剧
出版
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刘莎言情集/刘莎著.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2000.1

(红妆族系列丛书)

ISBN 7-104-01241-9

I.刘... II.刘... III.中篇小说-作品集-中国-当代 IV.1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0)第 00852 号

刘莎言情集——落红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四季青印刷厂 印刷

300 千字 850×1168 毫米 1/32 开本 6 印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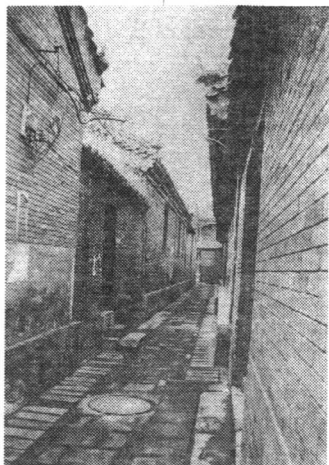
2000 年 2 月第 1 版 200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—20000 册

ISBN 7-104-01241-9/I·500 全三册定价:30.00 元
每册:10.00 元

第一章

长巷斜街的女孩那年 8 岁



蓄，并且还会增值。

的是期待，这样的丧失也是一种储蓄，就是储蓄和支付，童年的丧失换取溶解在无纤维的岁月中。人的一生成忆中。童年那些超编制的经历，纷纷小巷佝偻的身影全部定格在我的记

我一直被一个恶梦缠绕着，我后来所有的不幸，似乎都与那个恶梦有关。

在一盏昏暗的路灯下，一群孩子正在嬉闹玩耍。

巷子尽头影影绰绰地闪出一个男人，他大步朝电线杆走来。投在地面上的身影一窜一跃，像块残缺不全的乌云张牙舞爪地扑进巷子。

孩子们开始没有注意他，当他居高临下地站在孩子们面前时，所有的小孩都停止了活动，不约而同地望着他。

“小朋友，你们知道长巷斜街4号院怎么走呀？”

“叔叔，我知道，我带你去。”争先恐后的孩子像草丛中飞舞的萤火虫。

我站在电线杆下，手指牵着牛皮筋的一端，漫不经心地看着那个陌生人，我觉得他的那张错落有序的面孔像个长熟的葫芦挂在藤架上。他的目光像对鬼火，在夜色中燃烧。

“小姑娘，你叫什么名字？”他俯下身问我。

“叔叔，她叫宋紫纯。”多嘴的孩子抢着替我回答。

我闭着花朵般的唇，瞪了一眼那个多嘴的小孩。

“噢，宋紫纯，名字真好听。你认识长巷斜街4号院吗？”他的眼珠像对玻璃球在洞坑里滚动。

我轻轻点了下头：“认识。”

他咧嘴笑了，露出两排参差不齐的牙齿。那些尖利的牙齿让我想起一条死带鱼。他俯下身子对我说：“紫纯，你给我带路好吗？”

我茫然地垂下头，机械地往手指上一圈一圈地缠皮筋，在我的举棋不定中，别的小孩自告奋勇：“叔叔，我带你去吧。”

“不，不用你们，我只想让我紫纯给我带路。”他连连摇着头。

孩子们向我投来羡慕、妒嫉的目光，仍不死心的小孩继续喊叫：“叔叔，我们和紫纯一齐带你去吧。”

“谢谢！不用了，紫纯小朋友一个人带我去就行了。你们继续玩吧。”说完他走近我，伸出手拍了拍我的肩膀：“走吧，紫纯，你把我带到了再回来玩。”

皮筋从指端滑落，掉在了地上。我茫然看了一眼那些失望的孩子，转身带陌生人朝长巷斜街4号走去。

巷子幽深、狭窄，神秘莫测。我迈着细碎的脚步，深一脚、浅一脚地往前走。一头柔软的黑发飘扬在夜风里。巷子两侧的墙壁上，表皮斑剥，砖泥梗梗相勾，纹理纵横交错；借着微弱的灯光，你能从凹凸不平的墙面上读出许多荒诞、恐怖的故事。那些故事没有来龙去脉，但是那一幅幅歇斯底里的图象，真令人胆颤心惊。昏黄的灯影映上去，那些千姿百态的图案便幻化出重重叠叠的万点精灵，像密密匝匝的妖怪，它们耀武扬威、神气活现，狰狞的嘴脸呼之欲出。

走了一会儿，我停住脚步，指着前面的一个小木门：“叔叔，到了，4号院就在那儿，你进去吧。”

我转身准备按原路回家。

他笑了，磷光般的笑令我血脉急湍。他一把抓起我的手，身子靠在一根电线杆上：“紫纯，走了半天路，我有点累了。来，靠这儿休息会儿。”

巷子里空荡荡，每一扇木门都关闭着，我用力挣脱他的大手：“叔叔，我害怕，我要回家，你放开我的手。”

他急促地喘息起来，粗重的呼吸像一台老式旧风箱。他把我的手攥得更紧，并且把我的身体拉进他的怀中：

“紫纯，害什么怕？我又不是坏人，我们站在这儿休息一会儿，不要怕。噢，别怕，来，靠近我。”

我惊恐万状地仰起头，拖着哭腔声音颤抖地问他：“叔叔，你为什么不让我回家？你要干什么？”

他一言不发，两个弹坑般的眼睛注视着巷子两端。他翕动着鼻孔，窸窸窣窣地解开自己的裤扣，洞穴的大门敞开了，里面突突冒出一股股热气，他紧紧攫住我的手，那只手已恐惧地失去知觉，像一条柔软的藤蔓被他粗暴地抓在手中，强行拉进了充满体温的洞口。突然脆嫩嫩的手指仿佛被毒蛇咬住，一阵麻酥酥的感觉由指间传遍身体各部。我的纤弱的手显然已进入危险的沼泽，他血红的眼眸在夜幕披纱的巷子里燃烧，我不敢抬头看他，只是用劲扭动着小身躯，哭泣着恳求他：“叔叔，我想回家。”

“噢，别着急，这就好，快了，快了。”他的身体不自然地收缩着，加大力量按住我的手在一片潮湿、血腥的棘丛中横冲直撞。那个蛰伏在深谷中的妖怪像条滑腻、肥胖的鼻涕虫无耻地附在我的掌心里不停地蠕动、扩张、滑行、激颤。我欲罢不能地挣扎着、躲闪着，企图抽回自己的手，逃离这腥脏烂臭的泥潭，但一切的努力都是枉然，我的手像一只断了翅膀的白鸽，被野蛮的猎手撕扯着。我还不理解阳光的语言，洁白的灵魂就毫无警戒的掉进了泥潭。女孩子8岁的世界里还不该修筑边防线，魔鬼的脚印已经烙下了一行足迹。

小巷里我的身影在墙壁上摇摇晃晃。

小巷里瞬间如万年炼狱。

蓦地，巷子的另一端出现了一个车影，有个人骑在自行车上朝巷子里走来，叮当、叮当的铃声划破夜空。我仿佛遇见了救星大声叫喊：“放开我的手，我要回家。”

那个人被突如其来的铃声惊扰，眉头紧张地蹙在一起，我瞄准他迟愣的瞬间，使劲拔出自己的那只受害的手，撒开脚丫，慌不择路地朝巷子外奔逃。

自行车的铃声在后面追赶，鬼怪般的身影冒着丝丝凉气紧紧贴着我。那一阵，兔子也没我跑得快。

跑出长巷斜街，电线杆下已空无人影，明晃晃的月亮挂在天边，像奶奶慈祥的笑脸。我快步朝家里跑去。

我家住在长巷头条中间地段，那扇油漆剥落的街门有气无力地洞开着，像一张老爷爷的嘴，孤寂地诉说着苍凉的故事。我慌乱地撞门而入，然后把门紧紧关上，仿佛把魔鬼追踪的翅膀全部关在了门外，然后才放心地朝家里走去。

家里的灯仍然亮着，妈还没睡觉，听见街门响动，她提高嗓门儿：“紫纯，你去哪儿疯了？”

我大声说：“哪儿也没去，就在电线杆那儿玩跳皮筋。”

妈在屋里正和邻居周姨慢声细语地瞎聊，见我进来，立刻凶神恶煞般地发号施令：“我刚才在街上喊你，为什么不在，死丫头，还不赶快洗脸睡觉，明天上不上学了？”

我低着头磨蹭到墙角，站在爸用铁棍焊接的脸盆架前，残了漆皮的白瓷盆里，有半盆用过的剩水。我心有余悸地望着水面发呆，手掌猛地一下子沉进水底。

妈眯着眼睛津津有味地吸着自己卷制的纸烟，那轻盈的烟雾摇曳着慢慢升上房顶，围绕在那盏光线昏黄的灯泡旁。周姨安详如船地在织毛线衣，周姨手中的线团像葡萄架上延伸的藤蔓，永远织不完似的，她在编织着毛衣的经纬纹路，也在纺织着她自己的梦。

爸那天晚上回来很晚，大妹紫艳在幼儿园整托，小妹

紫佳在姥姥家，家中暂时只有我和妈两人。

我抓起妈洗衣服都舍不得多用的肥皂，使劲在手上搓擦，泡沫像雪裹满两只手，我反复地将两只手叠合、交叉，布满恐惧的指尖在雪白的皂泡中疲乏的穿行，过滤着那些黑色记忆。思绪就像妈鼻孔中喷出来的烟，仍然萦绕在黑黝黝的巷子里，洗不净的记忆，像片凋零的树叶在眼前飘来飘去。

我洗过手，爬上大床，躺在枕头上，仰望房梁上那些经纬毕露的木纹，凸出的大铁钉，形状各异的斑痕，我的眼睛一动不动地凝视着它们，幻梦丛生。渐渐的，房顶上的那些物体统统都变成了街巷、路灯、男人、妖怪。我下意识地抓起被头蒙在脸上。

外面的屋里，妈和周姨仍在喁喁私语。妈绘声绘色地在给周姨讲一件秘闻，够让人害怕的。

“你听说了吗？前门大街路边的那个公共厕所里，有天早晨，天刚蒙蒙亮，扫街的老太太上厕所，发现墙角的破木箱上放着一个包裹，里面还传出微弱的哭声。老太太把包裹打开，借着厕所窗户射进来的亮光，你猜是怎么回事？”

妈卖个关子，又去吸那要命的烟。周姨睁大眼睛，屏息静气，顺手把毛线拉长好一截，我把耳朵从被窝里全部展示出来。

“包裹里是个婴儿，看样子刚刚生下来，脐带还搭在肚皮上，血呼拉的。”

“啧啧，谁这么狠心？”周姨摇头叹息，并且自言自语：“一定是个私生子。后来呢？”她迫不及待地接着问妈。

妈弹了一下烟灰，烟灰的粉末轻轻柔柔地坠落在地下。

“听说老太太把婴孩抱到了派出所，派出所的民警把婴孩又送到了民政局，民政局最后交给了谁就不清楚了。有人说送给了孤儿院，还有人说被一对外国人领养了。”

“原来是这样。”周姨若有所思地点点头，又去织手里的活儿。

屋子里静了一会儿，妈把烟蒂扔到了地下，用脚踩灭。周姨突然停住手里的毛活儿，神兮兮地说：“噢！这个公共厕所里老出事，听说有天深夜，一个上夜班的女工上厕所，刚解开腰带，脱下裤子蹲在茅坑上，一回头，猛然发现后窗户上有对男人的眼睛正贼溜溜地盯在她的屁股上。吓得她魂飞魄散。提上裤子，喊着救命，逃窜到街上。”

周姨对妈讲这件事时，妈又卷好了一支烟，伸出舌头用唾液舔沾封口，薄薄的纸片裹在烟叶外，妈小心地把成型的烟卷轻轻地放进嘴里，然后划根火柴点上，有滋有味地吐出一口烟，其乐融融的样子：“这老街旧巷的，一到夜晚就让人身上起鸡皮疙瘩，晚上一个人最好甬出去。”妈一边吸烟一边对周姨说。

我赶快用被子蒙住头，身体缩成一团，眼前满是萦绕遐迩的鬼气。黑漆漆的男人眼珠，淌着血的婴孩，还有那光怪陆离的小巷。

周姨走时，院子里开始起风，呜呜的风声像龟缩在墙角里的乞丐在哭泣，高丽纸糊的窗棂被风撕扯得一会儿凸出去，一会儿又凹回来，像一张鼓满风的帆。

我睡着后，意识就混沌了，身不由己地跌进了荒凉的梦谷。没人为我指点迷津，我蹦蹦跳跳地揭开一个一个的瓶塞，争先恐后地从瓶子里钻出来的妖怪，越变越大，团团把我围住，恶梦像绳子一样把我紧紧捆起来，勒得我喘不过气。那一个接一个的梦在我醒来后，还能原封不动地



勾画出来。

有一个这样的梦：烟雾缭绕的夜色中，我一个人走在街上，到处寻找厕所，终于摸进了一个洞穴般的茅厕里，匆忙褪下裤子，露出洁白的屁股，我放心地在茅坑上畅快地撒尿。蓦地，黑森森的茅坑里伸出一只长满汗毛的大手，似曾相识的声音在茅厕里回荡：紫纯，谢谢你给我带路，送你一张带血的钞票，带血的钞票。

“紫纯，醒醒，该起床了，上学去。”

妈用力推我。

那个梦就结束了，我冒着嗖嗖冷汗使劲睁开双眼，窗纸早已透明，风也停了，晨光把黑梦啄破，流出来的是发芽的记忆。

我背上书包走出小院，来到巷子里。湛蓝的天空掠过一群鸽子，带着悠悠的哨音，齐刷刷地展翅飞翔。我一边走一边仰天数着鸽子，那盘旋的鸽子数也数不清。我数了一遍又一遍，直到听见校园里传来的上课铃声，才匆匆跑远。

那天有音乐课，弹风琴的老师梳着一头可爱的短发。她打开琴盖，轻轻按动琴键，几个金属般的音符从她的指间滑落出来，像焦黄诱人的炸蚕豆，让人馋涎欲滴。

老师叫起我，让我唱一遍上节课学过的一首儿歌，我站在原处，扯开嗓门，在悠扬的风琴伴奏下唱起来：

“拖拉机真能干，天天都在地里转，这边去松土，那边把地翻，老牛一见红了脸，使劲地追呀使劲地赶，累得老牛一身汗。”

老师点点头，我坐下了。老师开始教我们唱另一首新歌。

“大红苹果，大红苹果，一个人一个，一个人一个，真



好吃！真好吃！再要一个，再要一个，没有了，没有了，没有就拉倒，没有就拉倒，真没羞！真没羞！”

放学后，我就是唱着这支歌走进院子里的。我发现周姨坐在我家门前的一个小板凳上，眼睛红通通的。地面上一片狼藉，菜叶、脏水撒了一地，妈正不遗余力地劝说着周伯。

周姨和周伯三天两头的打架，这样的情况并不证明周伯是个凶巴巴的男人，他一点不凶，老实巴交的。他只是有些木讷、憨厚。他个子又矮又胖，年纪比周姨大好多，和周姨在一起，不像是周姨的丈夫，倒像是她的爸爸似的。周姨一点不喜欢周伯，周姨像是画上的女人，笑起来非常好看。当初她怎么会嫁给她不喜欢的周伯呢？这一点我也不清楚，那是很遥远的事了。

我放下书包，伏在桌子上写作业。妈劝完周伯，回到自己家里忙活饭。周姨仍然闷声不响地坐在板凳上，周伯靠在床沿边黯然神伤地吸旱烟袋。忽亮忽灭的烟灰似乎就像周伯对生活的感受。他吸完一袋烟，把烟斗里的残灰磕在门外的煤球炉下，顺手抄起一个蓝布兜，郁郁寡欢地走出院子，朝巷外走去。

周伯走后，周姨起身做饭，她在煤球炉上用小白菜简单地煮了一碗面条汤，靠在门框上匆匆扒进嘴里。吃干净后，把碗往桌上一推，和衣歪倒在床上，把灯熄了。

周伯在前门外一家公共食堂上班，那食堂设在一条斜街上。周伯常年上夜班，每天站在大面缸前和面团。周伯的工作就是蒸馒头，周伯蒸的馒头又白又软，就像周姨胸前的奶子。过了好多年以后，我什么都懂了，这才知道，周伯如果不常上夜班，每天晚上把周姨当面团揉弄一阵，周姨不但不会和他三天两头的吵架，后来也不会离开他。

有一天的傍晚，大家坐在院子里乘凉，爸指着周伯戏谑他：“老周这人就是不行，所以老上夜班。”周伯尴尬地笑了两下，周姨脸颊绯红地低下头。唉！这个周伯，揉面团浑身是劲，对付周姨，他自己倒像块软耷耷的面团，一点不像个汉子。

爸总说周伯这不行那不行，他倒是一个什么都行的男人。爸在一家大工厂里上班，他是司机，不但会开汽车，还会修自行车、做木工活儿，也会修灯泡，还会焊脸盆架。他虽然样样都行，但他和妈过得日子也是皱皱巴巴。

爸和妈结婚后的第一年，在千千万万个强壮的精子中，我首当其冲，第一个穿过黑暗的隧道，抢先侵入卵泡，成了爸妈合法辉煌的战果。后来报到的紫艳、紫佳就没有我幸运，她们接二连三地问世，带给爸的是一声声叹息。在那吞风饮雨的日子里，爸的背越来越重，他常把脸埋进夕阳的颜色里。他仿佛很不快乐，他和妈声嘶力竭的吵骂，虽然是很久以前的事，但那些寒蝉凄切的声音在我心里从没消失过。

一个星期天，紫艳从幼儿园回来缠着我玩耍，只为争夺一个玩具，我们俩恨不能将对方碎尸万段。

凑巧，那天爸和妈又无缘无故地吵起来，像一对老鼠吱吱嘶咬，我和紫艳的哭闹无疑是火上浇油，爸大吼一声：“让你们吵！”伸手将咧着嘴哇哇哭叫的紫艳按在床上，“啪啪”在屁股上一顿暴打。打完后，他粗鲁地剥光紫艳的衣服，把她推到院子里。紫艳被突如其来的事变吓呆了，暂时忘记了哭。她的身上一丝不挂，一对小眼睛惊慌失措地四处张望。用一双小手紧紧捂住前面撒尿的器官，身体靠在墙壁上。她不敢哭，用无助的眼睛慌乱地望着挤在门前看热闹的人群。

爸余怒未消，丧心病狂地拽过我，企图剥我的衣服。我又踢又咬，拼命挣扎。妈在我歇斯底里的叫喊声中，愤怒地骂爸：“你别不要脸了，不知羞耻。”妈骂得淋漓尽致。爸立刻放下哭喊的我，转身扑向妈，两只老虎在刀光剑影中登峰造极，愈演愈烈。

幸免于难的我，跑到院里，站在紫艳身边。从房门里一会儿飞出板凳，一会儿飞出木棍，两只猛虎打得难舍难分。我跑到门口，把两扇木门咣当一声关上，我发现门外观观的男人，醉翁之意不在酒，他们的眼睛像探照灯贼溜溜地盯在紫艳的下身，紫艳用手擦眼泪时，撒尿的器官就顾不上遮掩，全部暴露在众目睽睽之下。我真想把那些人的眼珠抠出来，扔在地下踩破了。我当时并不知道，女孩子的那个部位长大后还有其它用途。我只知道，那是一块不能让男人看的秘密地方，可是爸为什么剥光紫艳的衣服，让所有的男人肆无忌惮地窥视那块未开垦的处女地，并且如果不是妈拼命阻拦，我将与紫艳同样命运。我已经是一个8岁多的女孩子，我的身体怎么能赤裸裸的在众人面前展示呢？如果那样的事情发生，我相信，比在小巷电线杆下发生的那件事更可怕，更惨人。

天渐渐黑了，小巷闭上了沉重的眼皮，路灯在夜幕中闪烁。我木然呆坐在街门口的小凳上，泪珠滑进心谷。瘦小的背影对着家中那扇高丽纸糊的窗户，那颗受伤的心像蚯蚓一样轻轻蠕动。童年的小船载着太多的忧伤启航了，它时常搁浅在疲倦的港湾中。作为一个孩子，我还分不清这一端和那一端的界定，只有泪珠在心田里滑过一道道沟坎，这就是成长的痕迹。

第二天，紫艳被送进幼儿园，妈给我穿上一件新衣服，拉着我的小手走出院子，那天我没上学，妈牵着我的



手走出长长的巷子，来到城外护城河边上，妈站住了。

河水有目的地奔流，粼粼荡漾的碧波在阳光照耀下，闪闪发光。从源头奔腾下来的水花狂放不羁，一泻千里。我抬头望了妈一眼，她的表情很古怪，黑蒙蒙的眸子里充满悲哀，一眨不眨地盯着床道里奔涌的河水。我害怕了，用力摇晃妈的手臂：“妈，咱们回家吧，我饿了。”

妈仿佛没听见，无动于衷，呆呆地站在河边。一阵风吹来，几片枯萎的树叶被风吹落，掉进水面，打着旋被水浪卷走，妈长长叹口气，向前挪动了几步。我紧拽她的衣襟，生怕她丢下我。妈拉着我的手在河边徘徊了好久，太阳把她晃得眯起了双眼。她终于拉着我的手离开了河边，朝小巷走去，一直没有再回头。

后来长大了，我回忆那天的情景，百感交集，因为我的生命在那一天险些结束。妈是一个气性很大的女人，她和爸那场架打得翻天覆地，她痛苦得想纵身跳进河水里一了百了。幸亏妈只是一时冲动，她并不真绝望；死是需要勇气的，妈没有这勇气。她喜欢活着，她就像磨房里的驴子，拉着沉重的磨盘，喘着粗气，一遍一遍数着重叠的日子，颗颗汗珠就像是妈的那些透明的希望。她怎么会死呢？她想用这种行为的本身，发泄对爸的怨恨。可如果死亡真的迫在眼前，她对爸的愤恨又云消雾散。没有任何事情比活着更重要了，只要活着，你就能做任何事，做的成或做不成是另一回事。可是死了，就什么什么也做不成了。妈因为要有许许多多事做，所以她根本不可能死。

一天傍晚，落日的余晖罩在小巷的上空，我背着书包从长巷四条小学出来，正准备穿过一条小马路，那条小马路光滑整齐，像条布带子横在街巷中间。我蓦地发现好久不回家的周姨正行进在街上，她的身边还伴着一个高大、



魁梧的男人，那个男人比周伯英俊多了。他们牵着手，有说有笑地往前走。周姨的脸上绽着笑容，像朵鲜花儿一样。我想大声叫她却张不开口，眼巴巴地看着周姨走远。

回到家，我迫不及待地问妈：周姨怎么和一个不认识的男人在一起？她为什么不回周伯家了？

妈叹口气：“唉！周姨和周伯离婚了。”

“妈，什么叫离婚？”我赶紧接着问。

妈没好气儿地说：“俩人在一块儿老吵架，过不下去了就叫离婚。”

“噢，原来是这么回事。妈，那你和爸老吵架，为什么不离婚？”我小声嘟囔着。

妈狠狠瞪了我一眼：“哼，没有你们这群要命鬼，我也像周姨一样，抬起屁股就走。”

其实，我才不全信妈的话呢。她和爸不吵架时，说话也是和风细雨的。尤其是眯起眼睛吸纸烟的样子蛮可爱。

我家有两间房，是套在一起的。我睡在里间屋的一张木床上，紫艳、紫佳回来后我们三个人睡一起，但平常唯我独尊。妈和爸睡在外间屋的一张木床上。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我在睡梦中常常听见从外间屋的大木床上传来吱咯吱咯的声音。好几次我想从床上爬起来，大声问爸是什么在响，我希望它是耗子弄出的噪音，但我觉得不会是耗子，耗子怎么能把床板压得嘎吱嘎吱响呢？它没有那么大的力量。那咯吱咯吱的床板声一定是爸翻身弄出来的。可是为什么还能听见妈的极力压抑的呻吟声？我知道了妈和爸一定在床上做着什么事，因为他们所做的事而把床板弄出动静。我讨厌那嘎吱嘎吱的床板声音，但我什么也不能问，只能装聋作哑地把头缩进被窝，用手捂住耳朵，昏昏沉沉地睡去。

天大亮，街巷里传来各种各样的声音，所有的声音都比夜间床板发出的声音好听。妈早就从床上起来了，她的脸色格外柔和，有焕然一新的感觉，她手脚麻利地给爸在煤球炉上煎了个鸡蛋苞，夹在馒头里，不停地催促爸赶快吃，我望了一眼焦黄的鸡蛋苞，咽下口水，掀开笼屉，从里面拿出半块馒头，背上书包，一边吃一边朝学校走去。

周姨走后，过了好长日子，周伯又娶了另一个女人，这个女人从不和周伯吵闹，她的那张脸还没周伯白净，黄里透黑的皮肤上布满横七竖八的皱纹，她也结过婚，她的丈夫得病死了，给她留下了一儿一女，周伯没费什么事，就当这两个孩子的父亲，他心里美滋滋的，进进出出，周伯的脸上挂满了笑容。

小院尽头住着大生一家，大生比我大一点，我们常在一起玩耍，后来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，我把他恨死了。

那是一个傍晚，暮色画出小巷的剪影，敞开的街门，像是一个一个讲不完的故事。斜阳立尽后，我在灰色背景中，悄悄溜进大生家。妈不让我串门，我根本不听她的，常常趁她背转身时，周游列国。

大生妈坐在门口的马扎上纳鞋底，密密麻麻的针眼像一颗颗珍珠十分规则地排列着。大生正蹲在屋里的土地上拍洋画。我胼手胼足地走到大生身边，大生用结实的手掌啪、啪使劲在地下拍，拍了半天，那些洋画也没翻身。我替他着急，伸出手帮他拍，他急赤白脸，用力推我：“紫纯，一边儿去，别动我的洋画。”

我不动窝儿，伸手从衣袋里掏出一张洋画，上面画的是手握大刀，留着大胡子的关云长。大生看见我手里的洋画眼睛一亮，我头一歪告诉他，我们比赛，他赢了，这张洋

